三國志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魏書・二公孫陶四張傳 ◄

三國志
魏書・諸夏侯曹傳

► 魏書・荀彧荀攸賈詡傳

夏侯惇

夏侯惇字元讓，沛國譙人，夏侯嬰之後也。年十四，就師學，人有辱其師者，惇殺之，由是以烈氣聞。太祖初起，惇常爲裨將，從征伐。太祖行奮武將軍，以惇爲司馬，別屯白馬，遷折衝校尉，領東郡太守。太祖征陶謙，留惇守濮陽。張邈叛，迎吕布，太祖家在鄄城，惇輕車往赴，適與布會，交戰。布退還，遂入濮陽，襲得惇軍輜重。遣將僞降，共執持惇，責以寶貨，惇軍中震恐。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，召軍吏諸將，皆案甲當部不得動，諸營乃定。遂詣惇所，叱持質者曰：「汝等凶逆，乃敢執劫大將軍，復欲望生邪！且吾受命討賊，寧能以一將軍之故，而縱汝乎？」因涕泣謂惇曰：「當奈國法何！」促召兵擊持質者。持質者惶遽叩头，言「我但欲乞資用去耳！」浩數責，皆斬之。惇既免，太祖聞之，謂浩曰：「卿此可爲萬世法。」乃著令，自今已後有持質者，皆當并擊，勿顧質。由是劫質者遂絕。〈孫盛曰：案《光武紀》，建武九年，盜劫陰貴人母弟，吏以不得拘質迫盜，盜遂殺之也。然則合擊者，乃古制也。自安、順已降，政教陵遲，劫質不避王公，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，浩始復斬之，故魏武嘉焉。〉

太祖自徐州還，惇從征吕布，爲流矢所中，傷左目。〈《魏略》曰：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，軍中號惇爲盲夏侯。惇惡之，每照鏡恚怒，輒撲鏡於地。〉復領陳留、濟陰太守，加建武將軍，封高安鄉侯。時大旱，蝗蟲起，惇乃斷太壽水作陂，身自負土，率將士勸種稻，民賴其利。轉領河南尹。太祖平河北，爲大將軍後拒。鄴破，遷伏波將軍，領尹如故，使得以便宜從事，不拘科制。建安十二年，錄惇前後功，增封邑千八百户，

并前二千五百户。二十一年，從征孫權還，使惇都督二十六軍，留居巢。賜伎樂名倡，令曰：「魏絳以和戎之功，猶受金石之樂，況將軍乎！」二十四年，太祖軍於摩陂，召惇常與同載，特見親重，出入臥内，諸將莫得比也。拜前將軍，〈《魏書》曰：時諸將皆受魏官號，惇獨漢官，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。太祖曰：「吾聞太上師臣，其次友臣。夫臣者，貴德之人也，區區之魏，而臣足以屈君乎？」惇固請，乃拜爲前將軍。〉督諸軍還壽春，徙屯召陵。文帝即王位，拜惇大將軍，數月薨。

惇雖在軍旅，親迎師受業。性清儉，有餘財輒以分施，不足資之於官，不治產業。謚曰忠侯。子充嗣。帝追思惇功，欲使子孫畢侯，分惇邑千户，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内侯。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。初，太祖以女妻楙，即清河公主也。楙歷位侍中尚書、安西鎮東將軍，假節。〈《魏略》曰：楙字子林，惇中子也。文帝少與楙親，及即位，以爲安西將軍、持節，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。楙性無武略，而好治生。至太和二年，明帝西征，人有白楙者，遂召還爲尚書。楙在西時，多畜伎妾，公主由此與楙不和。其後羣弟不遵禮度，楙數切責，弟懼見治，乃共構楙以誹謗，公主奏之，有詔收楙。帝意欲殺之，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，默以爲「此必清河公主與楙不睦，出於譖構，冀不推實耳。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，宜加三思」。帝意解，曰：「吾亦以爲然。」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，果其羣弟子臧、子江所構也。〉充薨，子廙嗣。廙薨，子劭嗣。〈《晉陽秋》曰：泰始二年，高安鄉侯夏侯佐卒，惇之孫也，嗣絕。詔曰：「惇，魏之元功，勳書竹帛。昔庭堅不祀，猶或悼之，況朕受禪於魏，而可以忘其功臣哉！宜擇惇近屬劭封之。」〉

韓浩、史渙

韓浩者，河内人。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。浩至中護軍，渙至中領軍，皆掌禁兵，封列侯。〈《魏書》曰：韓浩字元嗣。漢末兵起，縣近山藪，多寇，浩聚徒眾爲縣籓衛。太守王匡以爲從事，將兵拒董卓於盟津。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，卓執之，使招浩，浩不從。袁术聞而壯之，以爲騎都尉。夏侯惇聞其名，請與相見，大奇之，使領兵從征伐。時大議損益，浩以爲當急田。太祖善之，遷護軍。太祖欲討柳城，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，非完計也，欲與浩共諫。浩曰：「今兵勢彊盛，威加四海，戰勝攻取，無不如志，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，將爲後憂。且公神武，舉無遺策，吾與君爲中軍主，不宜沮眾。」遂從破柳城，改其官爲中護軍，置長史、司馬。從討張魯，魯降。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，欲留使都督諸軍，鎮漢中。太祖曰：「吾安可以無護軍？」乃與俱還。其見親任如此。及薨，太祖愍惜之。無子，以養子榮嗣。史渙字公劉。少任俠，有雄氣。太祖初

起，以客從，行中軍校尉，從征伐，常監諸將，見親信，轉拜中領軍。十四年薨。子靜嗣。〉

夏侯淵

夏侯淵字妙才，惇族弟也。太祖居家，曾有縣官事，淵代引重罪，太祖營救之，得免。〈《魏略》曰：時兗、豫大亂，淵以饑乏，棄其幼子，而活亡弟孤女。〉太祖起兵，以別部司馬、騎都尉從，遷陳留、潁川太守。及與袁紹戰於官渡，行督軍校尉。紹破，使督兗、豫、徐州軍糧；時軍食少，淵傳饋相繼，軍以復振。昌豨反，遣于禁擊之，未拔，復遣淵與禁并力，遂擊豨，降其十餘屯，豨詣禁降。淵還，拜典軍校尉。〈《魏書》曰：淵爲將，赴急疾，常出敵之不意，故軍中爲之語曰：「典軍校尉夏侯淵，三日五百，六日一千。」〉濟南、樂安黃巾徐和、司馬俱等攻城，殺長吏，淵將泰山、齊、平原郡兵擊，大破之，斬和，平諸縣，收其糧穀以給軍士。十四年，以淵爲行領軍。太祖征孫權還，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，緒破，又行征西護軍，督徐晃擊太原賊，攻下二十餘屯，斬賊帥商曜，屠其城。從征韓遂等，戰於渭南。又督朱靈平隃麋、汧氐。與太祖會安定，降楊秋。

十七年，太祖乃還鄴，以淵行護軍將軍，督朱靈、路招等屯長安，擊破南山賊劉雄，降其眾。圍遂、超餘党梁興於鄠，拔之，斬興，封博昌亭侯。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，淵救康，未到，康敗。去冀二百餘里，超來逆戰，軍不利。汧氐反，淵引軍還。十九年，趙衢、尹奉等謀討超，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。衢等譎說超，使出擊敘，於後盡殺超妻子。超奔漢中，還圍祁山。敘等急求救，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。淵曰：「公在鄴，反覆四千里，比報，敘等必敗，非救急也。」遂行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，從陳倉狹道入，淵自督糧在後。郃至渭水上，超將氐羌數千逆郃。未戰，超走，郃進軍收超軍器械。淵到，諸縣皆已降。韓遂在顯親，淵欲襲取之，遂走。淵收遂軍糧，追至略陽城，去遂二十餘里，諸將欲攻之，或言當攻興國氐。淵以爲遂兵精，興國城固，攻不可卒拔，不如擊長離諸羌。長離諸羌多在遂軍，必歸救其家。若羌獨守則孤，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，可必虜也。淵乃留督將守輜重，輕兵步騎到長離，攻燒羌屯，斬获甚眾。諸羌在遂軍者，各還種落。遂果救長離，與淵軍对陣。諸將見遂眾，惡之，欲結營作塹乃與戰。淵曰：「我轉鬬千里，今復作營塹，則士眾罷弊，不可久。賊雖眾，易與耳。」乃鼓之，大破遂軍，得其旌麾，還略陽，進軍圍興國。氐王千萬逃奔馬超，餘眾降。轉擊高平屠各，皆散走，收其糧穀牛馬。乃假淵節。

初，枹罕宋建因涼州亂，自號河首平漢王。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。淵至，圍枹罕，月餘拔之，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。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，渡河入小湟中，河西諸羌盡降，隴右平。太祖下令曰：「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，淵一舉滅之，虎步關右，所向無前。仲尼有言：『吾與尔不如也。』」二十一年，增封三百户，并前八百户。還擊武都氐羌下辯，收氐穀十餘萬斛。太祖西征張魯，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，與太祖會休亭。太祖每引見羌、胡，以淵畏之。會魯降，漢中平，以淵行都護將軍，督張郃、徐晃等平巴郡。太祖還鄴，留淵守漢中，即拜淵征西將軍。二十三年，劉備軍陽平關，淵率諸將拒之，相守連年。二十四年正月，備夜燒圍鹿角。淵使張郃護東圍，自將輕兵護南圍。備挑郃戰，郃軍不利。淵分所將兵半助郃，爲備所襲，淵遂戰死。謚曰愍侯。

初，淵雖數戰勝，太祖常戒曰：「爲將當有怯弱時，不可但恃勇也。將當以勇爲本，行之以智計；但知任勇，一匹夫敵耳。」

子霸等

淵妻，太祖内妹。長子衡，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，恩寵特隆。衡襲爵，轉封安寧亭侯。黃初中，賜中子霸，太和中，賜霸四弟，爵皆關内侯。霸，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，進封博昌亭侯，素爲曹爽所厚。聞爽誅，自疑，亡入蜀。以淵舊勳赦霸子，徙樂浪郡。〈《魏略》曰：霸字仲權。淵爲蜀所害，故霸常切齒，欲有報蜀意。黃初中爲偏將軍。子午之役，霸召爲前鋒，進至興勢圍，安營在曲谷中。蜀人望知其是霸也，指下兵攻之。霸手戰鹿角間，賴救至，然後解。後爲右將軍，屯隴西，其養士和戎，并得其歡心。至正始中，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，統屬征西。時征西將軍夏侯玄，於霸爲從子，而玄於曹爽爲外弟。及司馬宣王誅曹爽，遂召玄，玄來東。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，以爲禍必轉相及，心既内恐；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，而淮代玄爲征西，霸尤不安，故遂奔蜀。南趣陰平而失道，入窮谷中，糧盡，殺馬步行，足破，臥巖石下，使人求道，未知何之。蜀聞之，乃使人迎霸。初，建安五年，時霸從妹年十三四，在本郡，出行樵採，爲張飛所得。飛知其良家女，遂以爲妻，產息女，爲劉禪皇后。故淵之初亡，飛妻請而葬之。及霸入蜀，禪與相見，釋之曰：「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，非我先人之手刃也。」指其兒子以示之曰：「此夏侯氏之甥也。」厚加爵寵。〉霸弟威，官至兗州刺史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威字季權，任俠。貴歷荆、兗二州刺史。子駿，并州刺史。次莊，淮南太守。莊子湛，字孝若，以才博文章，至南陽相、散騎常侍。莊，晉景陽皇后姊夫也。由此一門侈盛於時。〉威弟惠，樂安太守。〈《文章叙錄》曰：惠字稚權，幼以才學見稱，善屬奏議。歷散騎黃門侍郎，與鍾毓數有辯駁，事多見從。遷燕相、樂安太守。年三十七卒。

〉惠弟和，河南尹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和字義權，清辯有才論。歷河南尹、太常。淵第三子稱，第五子榮。從孫湛爲其〈序〉曰：「稱字叔權。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，爲之渠帥，戲必爲軍旅戰陣之事，有違者輒嚴以鞭捶，眾莫敢逆。淵陰奇之，使讀《項羽傳》及兵書，不肯，曰：『能則自爲耳，安能學人？』年十六，淵與之田，見奔虎，稱驅馬逐之，禁之不可，一箭而倒。名聞太祖，太祖把其手喜曰：『我得汝矣！』與文帝爲布衣之交，每讌會，氣陵一坐，辯士不能屈。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。年十八卒。弟榮，字幼權。幼聰惠，七歲能屬文，誦書日千言，經目輒識之。文帝聞而請焉。賓客百餘人，人一奏刺，悉書其鄉邑名氏，世所謂爵里刺也，客示之，一寓目，使之遍談，不謬一人。帝深奇之。漢中之敗，榮年十三，左右提之走，不肯，曰：『君親在難，焉所逃死！』乃奮劍而戰，遂沒陣。」〉衡薨，子績嗣，爲虎賁中郎將。績薨，子褒嗣。

曹仁

曹仁字子孝，太祖從弟也。〈《魏書》曰：仁祖褒，潁川太守。父炽，侍中、長水校尉。〉少好弓馬弋猎。後豪杰并起，仁亦陰結少年，得千餘人，周旋淮、泗之間，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，行厉鋒校尉。太祖之破袁术，仁所斬获頗多。從征徐州，仁常督騎，爲軍前鋒。別攻陶謙將吕由，破之，還與大軍合彭城，大破謙軍。從攻费、华、即墨、开陽，謙遣別將救諸縣，仁以騎擊破之。太祖征吕布，仁別攻句陽，拔之，生获布將劉何。太祖平黃巾，迎天子都许，仁數有功，拜广陽太守。太祖器其勇略，不使之郡，以議郎督騎。太祖征張绣，仁別徇旁縣，虜其男女三千餘人。太祖軍還，爲绣所追，軍不利，士卒喪氣，仁率厉將士甚奮，太祖壯之，遂破绣。

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，紹遣劉備徇濿彊諸縣，多舉眾應之。自许以南，吏民不安，太祖以爲憂。仁曰：「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，其勢不能相救，劉備以彊兵临之，其背叛固宜也。備新將紹兵，未能得其用，擊之可破也。」太祖善其言，遂使將騎擊備，破走之，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。紹遣別將韓荀钞斷西道，仁擊荀於鸡洛山，大破之。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。復與史渙等钞紹运车，燒其糧穀。

河北既定，從圍壺關。太祖令曰：「城拔，皆坑之。」連月不下。仁言於太祖曰：「圍城必示之活門，所以开其生路也。今公告之必死，將人自爲守。且城固而糧多，攻之則士卒傷，守之則引日久；今顿兵堅城之下，以攻必死之虜，非良計也。」太祖從之，城降。於是錄仁前後功，封都亭侯。

從平荊州，以仁行征南將軍，留屯江陵，拒吳將周瑜。瑜將數萬眾來攻，前鋒數千人始至，仁登城望之，乃募得三百人，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。賊多，金眾少，遂爲所圍。長史陳矯俱在城上，望見金等垂沒，左右皆失色。仁意氣奮怒甚，謂左右取馬來，矯等共援持之。謂仁曰：「賊眾盛，不可當也。假使棄數百人何苦，而將軍以身赴之！」仁不應，遂被甲上馬，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。去賊百餘步，迫沟，矯等以爲仁當住沟上，爲金形勢也，仁徑渡沟直前，衝入賊圍，金等乃得解。餘眾未盡出，仁復直還突之，拔出金兵，亡其數人，賊眾乃退。矯等初見仁出，皆懼，及見仁還，乃叹曰：「將軍真天人也！」三軍服其勇。太祖益壯之，轉封安平亭侯。

太祖討馬超，以仁行安西將軍，督諸將拒潼關，破超渭南。苏伯、田银反，以仁行骁騎將軍，都督七軍討银等，破之。復以仁行征南將軍，假節，屯樊，鎮荊州。侯音以宛叛，略傍縣眾數千人，仁率諸軍攻破音，斬其首，還屯樊，即拜征南將軍。關羽攻樊，時漢水暴溢，于禁等七軍皆沒，禁降羽。仁人馬數千人守城，城不沒者數板。羽乘船临城，圍數重，外内斷絕，糧食欲盡，救兵不至。仁激厉將士，示以必死，將士感之皆無二。徐晃救至，水亦稍減，晃從外擊羽，仁得溃圍出，羽退走。

仁少時不脩行检，及長爲將，嚴整奉法令，常置科於左右，案以從事。鄢陵侯彰北征烏丸，文帝在東宫，爲書戒彰曰：「爲將奉法，不當如征南邪！」及即王位，拜仁车騎將軍，都督荆、揚、益州諸軍事，進封陳侯，增邑二千，并前三千五百户。追賜仁父炽謚曰陳穆侯，置守冢十家。後召還屯宛。孫權遣將陳邵据襄陽，詔仁討之。仁與徐晃攻破邵，遂入襄陽，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，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。又詔仁移屯临潁，遷大司馬，復督諸軍据烏江，還屯合肥。黃初四年薨，謚曰忠侯。〈《魏書》曰：仁時年五十六。《傅子》曰：曹大司馬之勇，賁、育弗加也。張辽其次焉。〉子泰嗣，官至鎮東將軍，假節，轉封甯陵侯。泰薨，子初嗣。又分封泰弟楷、範，皆爲列侯，而牛金官至後將軍。

弟　純

仁弟純，〈《英雄記》曰：純字子和。年十四而喪父，與同產兄仁別居。承父業，富於財，僮僕人客以百數，純纲紀督御，不失其理，鄉里咸以爲能。好學問，敬愛學士，學士多歸焉，由是爲遠近所稱。年十八，爲黃門侍郎。二十，從太祖到襄邑募兵，遂常從征戰。〉初以議郎参司空軍事，督虎豹騎從圍南皮。袁譚出戰，士卒多死。太祖欲缓之，純曰：「今千里蹈敵，進不能克，退必喪威；且縣師深入，難以持久。彼勝而骄，我敗

而懼，以懼敵骄，必可克也。」太祖善其言，遂急攻之，譚敗。純麾下騎斬譚首。及北征三郡，純部騎获单於蹋頓。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，邑三百户。從征荆州，追劉備於長坂，获其二女輜重，收其散卒。進降江陵，從還譙。建安十五年薨。文帝即位，追謚曰威侯。〈《魏書》曰：純所督虎豹騎，皆天下骁锐，或從百人將补之，太祖難其帥。純以选爲督，抚循甚得人心。及卒，有司白选代，太祖曰：「純之比，何可復得！吾獨不中督邪？」遂不选。〉子演嗣，官至領軍將軍，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。演薨，子亮嗣。

曹洪

曹洪字子廉，太祖從弟也。〈《魏書》曰：洪伯父鼎爲尚書令，任洪爲蘄春長。〉太祖起義兵討董卓，至荥陽，爲卓將徐榮所敗。太祖失馬，賊追甚急，洪下，以馬授太祖，太祖辞讓，洪曰：「天下可無洪，不可無君。」遂步從到汴水，水深不得渡，洪循水得船，與太祖俱濟，還奔譙。揚州刺史陳温素與洪善，洪將家兵千餘人，就温募兵，得廬江上甲二千人，東到丹楊復得數千人，與太祖會龍亢。太祖征徐州，張邈舉兖州叛迎吕布。時大饑荒，洪將兵在前，先据東平、範，聚糧穀以繼軍。太祖討邈、布於濮陽，布破走，遂据東阿，轉擊濟陰、山陽、中牟、陽武、京、密十餘縣，皆拔之。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，遷揚武中郎將。天子都许，拜洪諫議大夫。別征劉表，破表別將於舞陽、陰葉、堵陽、博望，有功，遷厉鋒將軍，封國明亭侯。累從征伐，拜都護將軍。文帝即位，爲衛將軍，遷骠騎將軍，進封野王侯，益邑千户，并前二千一百户，位特進；後徙封都陽侯。

始，洪家富而性吝啬，文帝少時假求不稱，常恨之，遂以舍客犯法，下狱當死。羣臣并救莫能得。卞太后謂郭后曰：「令曹洪今日死，吾明日敕帝废后矣。」於是泣涕屡請，乃得免官削爵土。〈《魏略》曰：文帝收洪，時曹真在左右，請之曰：「今誅洪，洪必以真爲譖也。」帝曰：「我自治之，卿何豫也？」會卞太后責怒帝，言「梁、沛之間，非子廉無有今日」。詔乃釋之。猶尚沒入其財產。太后又以爲言，後乃還之。初，太祖爲司空時，以己率下，每歲发调，使本縣平货。於時譙令平洪货財與公家等，太祖曰：「我家货那得如子廉耶！」文帝在東宫，尝從洪貸绢百匹，洪不稱意。及洪犯法，自分必死，既得原，喜，上書谢曰：「臣少不由道，过在人伦，長窃非任，遂蒙含貸。性無检度知足之分，而有豺狼無厌之質，老惛倍贪，触突國网，罪迫三千，不在赦宥，當就辜誅，棄諸市朝，猶蒙天恩，骨肉更生。臣仰视天日，愧負靈神，俯惟愆阙，慚愧怖悸，不能雉經以自裁割，谨涂顏阙門，拜章陳情。」〉洪先帝功臣，時人多爲觖望。明帝即位，拜後將軍，更封樂城侯，邑千户，位特進，復拜骠騎將軍。太和六年薨，謚曰恭侯。

子馥，嗣侯。初，太祖分洪户封子震列侯。洪族父瑜，脩慎笃敬，官至衛將軍，封列侯。

曹休

曹休字文烈，太祖族子也。天下亂，宗族各散去鄉里。休年十餘歲，喪父，獨與一客担喪假葬，携將老母，渡江至吴。〈《魏書》曰：休祖父尝爲吴郡太守。休於太守舍，見壁上祖父画像，下榻拜涕泣，同坐者皆嘉叹焉。〉以太祖舉義兵，易姓名轉至荆州，間行北歸，見太祖。太祖謂左右曰：「此吾家千里驹也。」使與文帝同止，見待如子。常從征伐，使領虎豹騎宿衛。劉備遣將吴兰屯下辯，太祖遣曹洪征之，以休爲騎都尉，参洪軍事。太祖謂休曰：「汝雖参軍，其實帥也。」洪聞此令，亦委事於休。備遣張飛屯固山，欲斷軍後。眾議狐疑，休曰：「賊實斷道者，當伏兵潛行。今乃先張声勢，此其不能也。宜及其未集，促擊兰，兰破則飛自走矣。」洪從之，進兵擊兰，大破之，飛果走。太祖拔漢中，諸軍還長安，拜休中領軍。文帝即王位，爲領軍將軍，錄前後功，封東陽亭侯。夏侯惇薨，以休爲鎮南將軍，假節都督諸軍事，车驾临送，上乃下與執手而别。孫權遣將屯歷陽，休到，擊破之，又别遣兵渡江，燒賊芜湖營數千家。遷征東將軍，領揚州刺史，進封安陽鄉侯。〈《魏書》曰：休喪母至孝。帝使侍中夺喪服，使饮酒食肉，休受詔而形体益憔悴。乞歸譙葬母，帝復遣越騎校尉薛乔奉詔節其憂哀，使歸家治喪，一宿便葬，葬讫詣行在所。帝見，親自宽慰之。其見愛重如此。〉帝征孫權，以休爲征東大將軍，假黄钺，督張辽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，擊權大將吕範等於洞浦，破之。拜揚州牧。明帝即位，進封長平侯。吴將审德屯皖，休擊破之，斬德首，吴將韓綜、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。增邑四百，并前二千五百户，遷大司馬，都督揚州如故。太和二年，帝爲二道征吴，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，〔休督〕諸軍向尋陽。賊將僞降，休深入，戰不利，退還宿石亭。軍夜惊，士卒亂，棄甲兵輜重甚多。休上書谢罪，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谕，禮賜益隆。休因此痈发背薨，謚曰壯侯。子肇嗣。〈《世語》曰：肇字長思。〉

肇有當世才度，爲散騎常侍、屯騎校尉。明帝寢疾，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。帝意尋变，詔肇以侯歸第。正始中薨。追贈衛將軍。子興嗣。初，文帝分休户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，後爲殄吴將軍，薨，追贈前將軍。〈張隐《文士傳》曰：肇孫摅，字顔遠，少厉志操，博學有才藻。仕晉，辟公府，歷洛陽令，有能名。大司馬齊王冏辅政，摅與齊人左思俱爲记室督。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、征南司馬。值天下亂，摅討賊向吴，戰敗死。〉

曹真

曹真字子丹，太祖族子也。太祖起兵，真父邵募徒眾，爲州郡所殺。〈《魏略》曰：真本姓秦，養曹氏。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。興平末，袁术部党與太祖攻劫，太祖出，爲寇所追，走入秦氏，伯南开門受之。寇問太祖所在，答云：「我是也。」遂害之。由此太祖思其功，故变其姓。《魏書》曰：邵以忠笃有才智，爲太祖所親信。初平中，太祖興義兵，邵募徒眾，從太祖周旋。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，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。〉太祖哀真少孤，收養與諸子同，使與文帝共止。常猎，爲虎所逐，顧射虎，應声而倒。太祖壯其跅勇，使將虎豹騎。討靈丘賊，拔之，封靈壽亭侯。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，破之，拜中堅將軍。從至長安，領中領軍。是時，夏侯淵沒於陽平，太祖憂之。以真爲征蜀護軍，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详於陽平。太祖自至漢中，拔出諸軍，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。文帝即王位，以真爲鎮西將軍，假節都督雍、涼州諸軍事。錄前後功，進封東鄉侯。張進等反於酒泉，真遣费曜討破之，斬進等。黃初三年還京都，以真爲上軍大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節钺。與夏侯尚等征孫權，擊牛渚屯，破之。轉拜中軍大將軍，加給事中。七年，文帝寢疾，真與陳羣、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辅政。明帝即位，進封邵陵侯，〈臣松之案：真父名邵。封邵陵侯，若非書误，則事不可論。〉遷大將軍。

諸葛亮圍祁山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反應亮。帝遣真督諸軍軍郿，遣張郃擊亮將馬谡，大破之。安定民楊条等略吏民保月支城，真進軍圍之。条謂其眾曰：「大將軍自來，吾原早降耳。」遂自缚出。三郡皆平。真以亮惡於祁山，後出必從陳倉，乃使將軍郝昭、王生守陳倉，治其城。明年春，亮果圍陳倉，已有備而不能克。增邑，并前二千九百户。四年，朝洛陽，遷大司馬，賜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真以「蜀連出侵邊境，宜遂伐之。數道并入，可大克也」。帝從其計。真當发西討，帝親临送。真以八月发長安，從子午道南入。司馬宣王溯漢水，當會南郑。諸軍或從斜穀道，或從武威入。會大霖雨三十餘日，或栈道斷絕，詔真還軍。

真少與宗人曹遵、鄉人朱赞并事太祖。遵、赞早亡，真愍之，乞分所食邑封遵、赞子。詔曰：「大司馬有叔向抚孤之仁，笃晏平久要之分。君子成人之美，听分真邑賜遵、赞子爵關内侯，各百户。」真每征行，與將士同劳苦，軍赏不足，輒以家財班賜，士卒皆原爲用。真病還洛陽，帝自幸其第省疾。真薨，謚曰元侯。子爽嗣。帝追思真功，詔曰：「大司馬蹈履忠節，佐命二祖，内不恃親戚之寵，外不骄白屋之士，可謂能持盈守位，劳謙其德者也。其悉封真五子羲、训、則、彦、皓皆爲列侯。」初，文帝分真邑二百户，封真弟彬爲列侯。

子　爽

爽字昭伯，少以宗室謹重，明帝在東宮，甚親愛之。及即位，爲散騎侍郎，累遷城門校尉，加散騎常侍，轉武衞將軍，寵待有殊。帝寢疾，乃引爽入臥內，拜大將軍，假節鉞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錄尚書事，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。明帝崩，齊王即位，加爽侍中，改封武安侯，邑萬二千戶，賜劒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。丁謐畫策，使爽白天子，發詔轉宣王爲太傅，外以名號尊之，內欲令尚書奏事，先來由己，得制其輕重也。

〈《魏書》曰：爽使弟羲爲表曰：「臣亡父真，奉事三朝，入備冢宰，出爲上將。先帝以臣肺腑遺緒，獎飭拔擢，典兵禁省，進無忠恪積累之行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。先帝聖體不豫，臣雖奔走，侍疾嘗藥，曾無精誠翼日之應，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，且慙且懼，靡所厎告。臣聞虞舜序賢，以稷、契爲先，成湯褒功，以伊、呂爲首，審選博舉，優劣得所，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，錄勳報功之令典，自古以來，未之或闕。今臣虛闇，位冠朝首，顧惟越次，中心愧惕，敢竭愚情，陳寫至實。夫天下之達道者三，謂德、爵、齒也。懿本以高明中正，處上司之位，名足鎮衆，義足率下，一也。包懷大略，允文允武，仍立征伐之勳，遐邇歸功，二也。萬里旋旆，親受遺詔，翼亮皇家，內外所向，三也。加之耆艾，紀綱邦國，體練朝政；論德則過於吉甫、樊仲；課功則踰於方叔、召虎：凡此數者，懿實兼之。臣抱空名而處其右，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，知進而不知退。陛下岐嶷，克明克類，如有以察臣之言，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、大司馬，上昭陛下進賢之明，中顯懿身文武之實，下使愚臣免於謗誚。」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曰：「昔吳漢佐光武，有征定四方之功，爲大司馬，名稱於今。太尉體履正直，功蓋海內，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，輒不彌久，是以遲遲不施行耳。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，既合先帝本旨，又放推讓，進德尚勳，乃欲明賢良、辯等列、順長少也。雖旦、奭之屬，宗師呂望，念在引領以處其下，何以過哉！朕甚嘉焉。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，纖介細疑，不足爲忌，當顧栢人彭亡之文，故用低佪，有意未遂耳！斯亦先帝敬重大臣，恩愛深厚之至也。昔成王建保傅之官，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，皆所以優崇儁乂，必有尊也。其以太尉爲太傅。」〉爽弟羲爲中領軍，訓武衞將軍，彥散騎常侍侍講，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，出入禁闥，貴寵莫盛焉。南陽何晏、鄧颺、李勝、沛國丁謐、東平畢軌咸有聲名，進趣於時，明帝以其浮華，皆抑黜之；及爽秉政，乃復進敘，任爲腹心。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，勸使伐蜀，爽從其言，宣王止之不能禁。正始五年，爽乃西至長安，大發卒六七萬人，從駱穀入。是時，關中及氐、羌轉輸不能供，牛馬驟驢多死，

民夷號泣道路。入穀行數百里，賊因山爲固，兵不得進。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，宜急還，不然將敗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偉字世英，馮翊人。明帝治宮室，偉諫曰：「今作宮室，斬伐生民墓上松柏，毀壞碑獸石柱，辜及亡人，傷孝子心，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。」〉飂與偉爭於爽前，偉曰：「飂、勝將敗國家事，可斬也。」爽不悅，乃引軍還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：「春秋責大德重，昔武皇帝再入漢中，幾至大敗，君所知也。今興平路勢至險，蜀已先據；若進不獲戰，退見徼絕，覆軍必矣。將何以任其責！」玄懼，言於爽，引軍退。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，爽爭嶮苦戰，僅乃得過。所發牛馬運轉者，死失略盡，羌、胡怨歎，而關右悉虛耗矣。〉

初，爽以宣王年德並高，恒父事之，不敢專行。及晏等進用，咸共推戴，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。乃以晏、飂、謐爲尚書，晏典選舉，軌司隸校尉，勝河南尹，諸事希復由宣王。宣王遂稱疾避爽。〈初，宣王以爽魏之肺腑，每推先之，爽以宣王名重，亦引身卑下，當時稱焉。丁謐、畢軌等既進用，數言於爽曰：「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，不可以推誠委之。」由是爽恒猜防焉。禮貌雖存，而諸所興造，皆不復由宣王。宣王力不能爭，且懼其禍，故避之。〉晏等專政，共分割洛陽、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，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，承勢竊取官物，因緣求欲州郡。有司望風，莫敢忤旨。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，因毓吏微過，深文致毓法，使主者先收毓印綬，然後奏聞。其作威如此。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，尚方珍玩充牣其家，妻妾盈後庭，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，及將吏、師工、鼓吹、良家子女三十三人，皆以爲伎樂。詐作詔書，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，使先帝倢伃教習爲伎。擅取太樂樂器、武庫禁兵。作窟室，綺疏四周，數與晏等會其中，飲酒作樂。羲深以爲大憂，數諫止之。又著書三篇，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，辭旨甚切，不敢斥爽，託戒諸弟以示爽。爽知其爲己發也，甚不悅。羲或時以諫喻不納，涕泣而起。宣王密爲之備。九年冬，李勝出爲荊州刺史，往詣宣王。宣王稱疾困篤，示以羸形。勝不能覺，謂之信然。〈《魏末傳》曰：爽等令勝辭宣王，并伺察焉。宣王見勝，勝自陳無他功勞，橫蒙時恩，當爲本州，詣閤拜辭，不悟加恩，得蒙引見。宣王令兩婢侍邊，持衣，衣落；復上指口，言渴求飲，婢進粥，宣王持杯飲粥，粥皆流出沾胷。勝愍然，爲之涕泣，謂宣王曰：「今主上尚幼，天下恃賴明公。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，何意尊體乃爾！」宣王徐更寬言，才令氣息相屬，說：「年老沈疾，死在旦夕。君當屈并州，并州近胡，好善爲之，恐不復相見，如何！」勝曰：「當還忝本州，非并州也。」宣王乃復陽爲昏謬，曰：「君方到并州，努力自愛！」錯亂其辭，狀如荒語。勝復曰：「當忝荊州，非并州也。」宣王乃若微悟者，謂勝曰：「懿年老，意荒忽，不解君言。今還爲本州刺史，盛德壯烈，好建功勳。今當與君別，自顧氣力轉微，後必不更會，因欲自力，設薄主人，生死共別。令師、昭兄弟結君爲友，不可相舍去，副懿區區之心。」因

流涕哽咽。勝亦長歎，荅曰：「輒當承教，須待勑命。」勝辭出，與爽等相見，說：「太傅語言錯誤，口不攝杯，指南爲北。又云吾當作并州，吾荅言當還爲荊州，非并州也。徐徐與語，有識人時，乃知當還爲荊州耳。又欲設主人祖送。不可舍去，宜須待之。」更向爽等垂淚云：「太傅患不可復濟，令人愴然。」〉

十年正月，車駕朝高平陵，爽兄弟皆從。〈《世語》曰：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，桓範謂曰：「總萬機，典禁兵，不宜並出，若有閉城門，誰復內人者？」爽曰：「誰敢爾邪！」由此不復並行。至是乃盡出也。〉宣王部勒兵馬，先據武庫，遂出屯洛水浮橋。奏爽曰：「臣昔從遼東還，先帝詔陛下、秦王及臣升御牀，把臣臂，深以後事爲念。臣言『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，此自陛下所見，無所憂苦；萬一有不如意，臣當以死奉明詔』。黃門令董箕等，才人侍疾者，皆所聞知。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，敗亂國典，內則僭擬，外專威權；破壞諸營，盡據禁兵，羣官要職，皆置所親；殿中宿衛，歷世舊人皆復斥出，欲置新人以樹私計；根據槃牙，縱恣日甚。外既如此，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，專共交關，看察至尊，候伺神器，離間二宮，傷害骨肉。天下洶洶，人懷危懼，陛下但爲寄坐，豈得久安！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。臣雖朽邁，敢忘往言？昔趙高極意，秦氏以滅；呂、霍早斷，漢祚永世。此乃陛下之大鑒，臣受命之時也。太尉臣濟、尚書令臣孚等，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衛，奏永寧宮。皇太後令勑臣如奏施行。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、羲、訓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以稽車駕；敢有稽留，便以軍法從事。臣輒力疾，將兵屯洛水浮橋，伺察非常。」〈《世語》曰：初，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，當爽門，人逼車住。爽妻劉怖，出至廳事，謂帳下守督曰：「公在外。今兵起，如何？」督曰：「夫人勿憂。」乃上門樓，引弩注箭欲發。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：「天下事未可知！」如此者三，宣王遂得過去。〉

爽得宣王奏事，不通，迫窘不知所爲。〈干寶《晉紀》曰：爽留車駕宿伊水南，伐木爲鹿角，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爲衛。魏末傳曰：宣王語弟孚，「陛下在外不可露宿，促送帳幔、太官食具詣行在所」。〉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，不應太後召，矯詔開平昌門，拔取劒戟，略將門候，南奔爽。宣王知，曰：「範畫策，爽必不能用範計。」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，招外兵。爽兄弟猶豫未決，範重謂羲曰：「當今日，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？且匹夫持質一人，尚欲望活，今卿與天子相隨，令於天下，誰敢不應者？」羲猶不能納。侍中許允、尚書陳泰說爽，使早自歸罪。爽於是遣允、泰詣宣王，歸罪請死，乃通宣王奏事。〈干寶《晉書》曰：桓範出赴爽，宣王謂蔣濟曰：「智囊往矣。」濟曰：「範則智矣，駑馬戀棧豆，爽必不能用也。」《世語》曰：宣王使許允、陳泰解語爽，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，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，唯免官而已，以洛水爲誓。爽信之，

罷兵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爽既罷兵，曰：「我不失作富家翁。」範哭曰：「曹子丹佳人，生汝兄弟，犢耳！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！」〉遂免爽兄弟，以侯還第。〈《魏末傳》曰：爽兄弟歸家，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，使尉部圍爽第四角，角作高樓，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。爽計窮愁悶，持彈到後園中，樓上人便唱言「故大將軍東南行！」爽還廳事上，與兄弟共議，未知宣王意深淺，作書與宣王曰：「賤子爽哀惶恐怖，無狀招禍，分受屠滅，前遣家人迎糧，於今未反，數日乏匱，當煩見餉，以繼旦夕。」宣王得書大驚，即荅書曰：「初不知乏糧，甚懷踧踖。令致米一百斛，并肉脯、鹽豉、大豆。」尋送。爽兄弟不達變數，即便喜歡，自謂不死。〉

鄧颺等

初，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、何等與爽。疑其有姦，收當治罪。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，並先習兵，須三月中欲發，於是收晏等下獄。會公卿朝臣廷議，以爲「春秋之義，『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』。爽以支屬，世蒙殊寵，親受先帝握手遺詔，託以天下，而包藏禍心，蔑棄顧命，乃與晏、颺及當等謀圖神器，範黨同罪人，皆爲大逆不道」。於是收爽、羲、訓、晏、颺、謐、軌、勝、範、當等，皆伏誅，夷三族。〈《魏略》曰：鄧颺字玄茂，鄧禹後也。少得士名於京師。明帝時爲尚書郎，除洛陽令，坐事免，拜中郎，又入兼中書郎。初，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，及在中書，浮華事發，被斥出，遂不復用。正始初，乃出爲潁川太守，轉大將軍長史，遷侍中尚書。颺爲人好貨，前在內職，許臧艾授以顯官，艾以父妾與颺，故京師爲之語曰：「以官易婦鄧玄茂。」每所薦達，多如此比。故何晏選舉不得人，頗由颺之不公忠，遂同其罪，蓋由交友非其才。《魏略》曰：丁謐，字彥靖。父斐，字文侯。初，斐隨太祖，太祖以斐鄉里，特饒愛之。斐性好貨，數請求犯法，輒得原宥。爲典軍校尉，總攝內外，每所陳說，多見從之。建安末，從太祖征吳。斐隨行，自以家牛羸困，乃私易官牛，爲人所白，被收送獄，奪官。其後太祖問斐曰：「文侯，印綬所在？」斐亦知見戲，對曰：「以易餅耳。」太祖笑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東曹毛掾數白此家，欲令我重治，我非不知此人不清，良有以也。我之有斐，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，盜雖有小損，而完我囊貯。」遂復斐官，聽用如初。後數歲，病亡。謐少不肯交游，但博觀書傳。爲人沈毅，頗有才略。太和中，常住鄴，借人空屋，居其中。而諸王亦欲借之，不知謐已得，直開門入。謐望見王，交脚臥而不起，而呼其奴客曰：「此何等人？促呵使去。」王怒其無禮，還具上言。明帝收謐，繫鄴獄，以其功臣子，原出。後帝聞其有父風，召拜度支郎中。曹爽宿與相親，時爽爲武衞將軍，數爲帝稱其可大用。會帝崩，爽輔政，乃拔謐爲散騎常侍，遂轉尚書。謐爲人外似踈略，而內多忌。其在臺閣，數有所彈駮，臺中患之，事不得行。又其意輕貴，多所忽略，雖與何晏、鄧

颺等同位，而皆少之，唯以勢屈於爽。爽亦敬之，言無不從。故於時謗書，謂「臺中有三狗，二狗崖柴不可當，一狗憑默作疽囊。」三狗，謂何、鄧、丁也。默者，爽小字也。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，而謐尤甚也。奏使郭太後出居別宮，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，又遣文欽令還淮南，皆謐之計。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。畢軌，字昭先。父字子禮，建安中爲典農校尉。軌以才能，少有名聲。明帝在東宮時，軌在文學中。黃初末，出爲長史。明帝即位，入爲黃門郎，子尚公主，居處殷富。遷并州刺史。其在并州，名爲驕豪。時雜虜數爲暴，害吏民，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，失利。中護軍蔣濟表曰：「畢軌前失，既往不咎，但恐是後難可以再。凡人材有長短，不可彊成。軌文雅志意，自爲美器。今失并州，換置他州，若入居顯職，不毀其德，於國事實善。此安危之要，唯聖恩察之。」至正始中，入爲中護軍，轉侍中尚書，遷司隸校尉。素與曹爽善，每言於爽，多見從之。李勝字公昭。父休字子朗，有智略。張魯前爲鎮北將軍，休爲司馬，家南鄭。時漢中有甘露降，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，有四塞之固，遂建言赤氣久衰，黃家當興，欲魯舉號，魯不聽。會魯破，太祖以其勸魯內附，賜爵關內侯，署散官騎從，詣鄴。至黃初中，仕歷上黨、鉅鹿二郡太守，後以年老還，拜議郎。勝少游京師，雅有才智，與曹爽善。明帝禁浮華，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，各有主名。用是被收，以其所連引者多，故得原，禁錮數歲。帝崩，曹爽輔政，勝爲洛陽令。夏侯玄爲征西將軍，以勝爲長史。玄亦宿與勝厚。駱穀之役，議從勝出，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。累遷熒陽太守、河南尹。勝前後所宰守，未嘗不稱職，爲尹歲餘，廳事前屠蘇壞，令人更治之，小材一枚激墮，正樞受符吏石虎頭，斷之。後旬日，遷爲荊州刺史，未及之官而敗也。桓範字元則，世爲冠族。建安末，入丞相府。延康中，爲羽林左監。以有文學，與王象等典集皇覽。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，遷征虜將軍、東中郎將，使持節都督青、徐諸軍事，治下邳。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，引節欲斬岐，爲岐所奏，不直，坐免還。復爲兗州刺吏，怏怏不得意。又聞當轉爲冀州牧。是時冀州統屬鎮北，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，本在範後。範謂其妻仲長曰：「我寧作諸卿，向三公長跪耳，不能爲呂子展屈也。」其妻曰：「君前在東，坐欲擅斬徐州刺史，衆人謂君難爲作下，今復羞爲呂屈，是復難爲作上也。」範忿其言觸實，乃以刀環撞其腹。妻時懷孕，遂墮胎死。範亦竟稱疾，不赴冀州。正始中拜大司農。範前在臺閣，號爲曉事，及爲司農，又以清省稱。範嘗抄撮《漢書》中諸雜事，自以意斟酌之，名曰世要論。蔣濟爲太尉，嘗與範會社下，羣卿列坐有數人，範懷其所撰，欲以示濟，謂濟當虛心觀之。範出其書以示左右，左右傳之示濟，濟不肯視，範心恨之。因論他事，乃發怒謂濟曰：「我祖薄德，公輩何似邪？」濟性雖彊毅，亦知範剛毅，睨而不應，各罷。範於沛郡，仕次在曹真後。於時曹爽輔政，以範鄉里老宿，於九卿中特敬之，然不甚親也。及宣王起兵，閉城門，以範爲曉事，乃指召之，欲使領中領軍。範欲應召，而其子諫之，以車駕在外，不如南出。範疑有頃，兒又促之。範欲去而司農丞吏

皆止範。範不從，乃突出至平昌城門，城門已閉。門候司蕃，故範舉吏也，範呼之，舉手中版以示之，矯曰：「有詔召我，卿促開門！」蕃欲求見詔書，範呵之，言「卿非我故吏邪，何以敢爾？」乃開之。範出城，顧謂蕃曰：「太傅圖逆，卿從我去！」蕃徒行不能及，遂避側。範南見爽，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，徵四方以自輔。爽疑，羲又無言。範自謂羲曰：「事昭然，卿用讀書何爲邪！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！」俱不言。範又謂羲曰：「卿別營近在闕南，洛陽典農治在城外，呼召如意。今詣許昌，不過中宿，許昌別庫，足相被假；所憂當在穀食，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。」羲兄弟默然不從，中夜至五鼓，爽乃投刀於地，謂諸從駕羣臣曰：「我度太傅意，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。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！」遂進謂帝曰：「陛下作詔免臣官，報皇太後令。」範知爽首免而己必坐唱義也。範乃曰：「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！」爽等既免，帝還宮，遂令範隨從。到洛水浮橋北，望見宣王，下車叩頭而無言。宣王呼範姓曰：「桓大夫何爲爾邪！」車駕入宮，有詔範還復位。範詣闕拜章謝，待報。會司蕃詣鴻臚自首，具說範前臨出所道。宣王乃忿然曰：「誣人以反，於法何應？」主者曰：「科律，反受其罪。」乃收範於闕下。時人持範甚急，範謂部官曰：「徐之，我亦義士耳。」遂送廷尉。《世語》曰：初，爽夢二虎銜雷公，雷公若二升椀，放著庭中。爽惡之，以問占者，靈臺丞馬訓曰：「憂兵。」訓退，告其妻曰：「爽將以兵亡，不出旬日。」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，自廟出，見車騎甚衆，以物呈廟云：「誅大將軍曹爽。」寤而以告其邑人，邑人曰：「君欲作曹人之夢乎！朝無公孫彊如何？且爽兄弟典重兵，又權尚書事，誰敢謀之？」謐曰：「爽無叔振鐸之請，苟失天機則離矣，何恃於彊？昔漢之閻顯，倚母後之尊，權國威命，可謂至重矣，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，況爽兄弟乎？」《世語》曰：初，爽出，司馬魯芝留在府，聞有事，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。爽誅，擢爲御史中丞。及爽解印綬，將出，主簿楊綜止之曰：「公挾主握權，捨此以至東市乎？」爽不從。有司奏綜導爽反，宣王曰：「各爲其主也。」宥之，以爲尚書郎。芝字世英，扶風人也。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。綜字初伯，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。臣松之案：夏侯湛爲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既誅，宣王即擢芝爲并州刺史，以綜爲安東參軍。與《世語》不同。〉嘉平中，紹功臣世，封真族孫熙爲新昌亭侯，邑三百戶，以奉真後。〈干寶《晉紀》曰：蔣濟以曹真之勳力，不宜絕祀，故以熙爲後。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，發病卒。〉

何晏

晏，何進孫也。母尹氏，爲太祖夫人。晏長於宮省，又尚公主，少以才秀知名，好老莊言，作《道德論》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。〈晏字平叔。《魏略》曰：「太祖爲司空時，

納晏母并收養晏，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，並見寵如公子。蘇即朗也。蘇性謹慎，而晏無所顧憚，服飾擬於太子，故文帝特憎之，每不呼其姓字，常謂之爲「假子」。晏尚主，又好色，故黃初時無所事任。及明帝立，頗爲冗官。至正始初，曲合於曹爽，亦以才能，故爽用爲散騎侍郎，遷侍中尚書。晏前以尚主，得賜爵爲列侯，又其母在內，晏性自喜，動靜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顧影。晏爲尚書，主選舉，其宿與之有舊者，多被拔擢。《魏末傳》曰：晏婦金鄉公主，即晏同母妹。公主賢，謂其母沛王太妃曰：「晏爲惡日甚，將何保身？」母笑曰：「汝得無妬晏邪！」俄而晏死。有一男，年五六歲，宣王遣人錄之。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，向使者搏頰，乞白活之，使者具以白宣王。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，心常嘉之；且爲沛王故，特原不殺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初，夏侯玄、何晏等名盛於時，司馬景王亦預焉。晏嘗曰：「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，司馬子元是也；惟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吾聞其語，未見其人。」蓋欲以神況諸己也。初，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。晏窮治黨與，冀以獲宥。宣王曰：「凡有八族。」晏疏丁、鄧等七姓。宣王曰：「未也。」晏窮急，乃曰：「豈謂晏乎！」宣王曰：「是也。」乃收晏。　臣松之案：《魏末傳》云晏取其同母妹爲妻，此搢紳所不忍言，雖楚王之妻嫮，不是甚也已。設令此言出於舊史，猶將莫之或信，況厎下之書乎！案〈諸王公傳〉，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。晏母姓尹，公主若與沛王同生，焉得言與晏同母？皇甫謐《烈女傳》曰：爽從弟文叔，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，名令女。文叔早死，服闋，自以年少無子，恐家必嫁己，乃斷髮以爲信。其後，家果欲嫁之，令女聞，即復以刀截兩耳，居止常依爽。及爽被誅，曹氏盡死。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，彊迎令女歸。時文寧爲梁相，憐其少，執義，又曹氏無遺類，冀其意沮，迺微使人諷之。令女歎且泣曰：「吾亦惟之，許之是也。」家以爲信，防之少懈。令女於是竊入寢室，以刀斷鼻，蒙被而臥。其母呼與語，不應，發被視之，血流滿牀席。舉家驚惶，奔往視之，莫不酸鼻。或謂之曰：「人生世間，如輕塵棲弱草耳，何至辛苦迺爾！且夫家夷滅已盡，守此欲誰爲哉？」令女曰：「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，義者不以存亡易心，曹氏前盛之時，尚欲保終，況今衰亡，何忍棄之！禽獸不行，吾豈爲乎？」司馬宣王聞而嘉之，聽使乞子字養，爲曹氏後，名顯於世。〉

夏侯尚

夏侯尚字伯仁，淵從子也。文帝與之親友。〈《魏書》曰：尚有籌畫智略，文帝器之，與爲布衣之交。〉太祖定冀州，尚爲軍司馬，將騎從征伐，後爲五官將文學。魏國初建，遷黃門侍郎。代郡胡叛，遣鄢陵侯彰征討之，以尚參彰軍事，定代地，還。太祖崩於洛陽，尚持節，奉梓宮還鄴。并錄前功，封平陵亭侯，拜散騎常侍，遷中領軍。文帝踐阼，

更封平陵鄉侯，遷征南將軍，領荊州刺史，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。尚奏：「劉備別軍在上庸，山道險難，彼不我虞，若以奇兵潛行，出其不意，則獨克之勢也。」遂勒諸軍擊破上庸，平三郡九縣，遷征南大將軍。孫權雖稱藩，尚益脩攻討之備，權後果有貳心。黃初三年，車駕幸宛，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。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，瑾渡入江中渚，而分水軍於江中。尚夜多持油舩，將步騎萬餘人，於下流潛渡，攻瑾諸軍，夾江燒其舟舩，水陸並攻，破之。城未拔，會大疫，詔勑尚引諸軍還。益封六百戶，并前千九百戶，假鉞，進爲牧。荊州殘荒，外接蠻夷，而與吳阻漢水爲境，舊民多居江南。尚自上庸通道，西行七百餘里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，五六年間，降附數千家。五年，徙封昌陵鄉侯。

尚有愛妾嬖幸，寵奪適室；適室，曹氏女也，故文帝遣人絞殺之。尚悲感，發病怳惚，既葬埋妾，不勝思見，復出視之。文帝聞而恚之曰：「杜襲之輕薄尚，良有以也。」然以舊臣，恩寵不衰。六年，尚疾篤，還京都，帝數臨幸，執手涕泣。尚薨，謚曰悼侯。〈《魏書》載詔曰：「尚自少侍從，盡誠竭節，雖云異姓，其猶骨肉，是以入爲腹心，出當爪牙。智略深敏，謀謨過人，不幸早殞，命也柰何！贈征南大將軍、昌陵侯印綬。」〉子玄嗣。又分尚戶三百，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。

子　玄

玄字太初。少知名，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。嘗進見，與皇后弟毛曾並坐，玄恥之，不悅形之於色。明帝恨之，左遷爲羽林監。正始初，曹爽輔政。玄，爽之姑子也。累遷散騎常侍、中護軍。〈《世語》曰：玄世名知人，爲中護軍，拔用武官，參戟牙門，無非俊傑，多牧州典郡。立法垂教，於今皆爲後式。〉

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，玄議以爲：「夫官才用人，國之柄也，故銓衡專於臺閣，上之分也，孝行存乎閭巷，優劣任之鄉人，下之叙也。夫欲清教審選，在明其分叙，不使相涉而已。何者？上過其分，則恐所由之不本，而干勢馳騖之路開；下踰其叙，則恐天爵之外通，而機權之門多矣。夫天爵下通，是庶人議柄也；機權多門，是紛亂之原也。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，有年載矣，緬緬紛紛，未聞整齊，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！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，倫輩當行均，斯可官矣。何者？夫孝行著於家門，豈不忠恪於在官乎？仁恕稱於九族，豈不達於爲政乎？義斷行於鄉黨，豈不堪於事任乎？三者之類，取於中正，雖不處其官名，斯任官可知矣。行有大小，比有高下，則所任之流，亦渙然明別矣。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，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，上下交侵，以

生紛錯哉？且臺閣臨下，考功校否，衆職之屬，各有官長，旦夕相考，莫究於此；閭閻之議，以意裁處，而使匠宰失位，衆人驅駭，欲風俗清靜，其可得乎？天臺縣遠，衆所絕意。所得至者，更在側近，孰不脩飾以要所求？所求有路，則脩己家門者，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。自達鄉黨者，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。苟開之有路，而患其飾真離本，雖復嚴責中正，督以刑罰，猶無益也。豈若使各帥其分，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，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，參以鄉閭德行之次，擬其倫比，勿使偏頗。中正則唯考其行迹，別其高下，審定輩類，勿使升降。臺閣總之，如其所簡，或有參錯，則其責負自在有司。官長所第，中正輩擬，比隨次率而用之，如其不稱，責負在外。然則內外相參，得失有所，互相形檢，孰能相飾？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，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。」

又以爲：「古之建官，所以濟育羣生，統理民物也，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。司牧之主，欲一而專，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，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。夫事簡業脩，上下相安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王建萬國，雖其詳未可得而究，然分疆畫界，各守土境，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。下考殷、周五等之叙，徒有小大貴賤之差，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。夫官統不一，則職業不脩；職業不脩，則事何得而簡？事之不簡，則民何得而靜？民之不靜，則邪惡並興，而姦僞滋長矣。先王達其如此，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。始自秦世，不師聖道，私以御職，姦以待下；懼宰官之不脩，立監牧以董之，畏督監之容曲，設司察以糾之；宰牧相累，監察相司，人懷異心，上下殊務。漢承其緒，莫能匡改。魏室之隆，日不暇及，五等之典，雖難卒復，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。今之長吏，皆君吏民，橫重以郡守，累以刺史。若郡所攝，唯在大較，則與州同，無爲再重。宜省郡守，但任刺史；刺史職存，則監察不廢，郡吏萬數還親農業，以省煩費，豐財殖穀，一也。大縣之才，皆堪郡守，是非之訟，每生意異，順從則安，直己則爭。夫和羹之美，在於合異，上下之益，在能相濟，順從乃安，此琴瑟一聲也，蕩而除之，則官省事簡，二也。又幹郡之吏，職監諸縣，營護黨親，鄉邑舊故，如有不副，而因公掣頓，民之困弊，咎生於此，若皆并合，則亂原自塞，三也。今承衰弊，民人彫落，賢才鮮少，任事者寡，郡縣良吏往往非一，郡受縣成，其劇在下，而吏之上選，郡當先足，此爲親民之吏，專得厎下，吏者民命，而常頑鄙，今如并之，吏多選清良者造職，大化宣流，民物獲寧，四也。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，五千以上名之都尉，千戶以下令長如故，自長以上考課遷用，轉以能升，所牧亦增，此進才効功之叙也，若經制一定，則官才有次，治功齊明，五也。若省郡守，縣皆徑達，事不擁隔，官無留滯，三代之風雖未可必，簡一之化庶幾可致，便民省費在於此矣。」

又以爲：「文質之更用，猶四時之迭興也，王者體天理物，必因弊而濟通之，時彌質則

文之以禮，時泰侈則救之以質。今承百王之末，秦漢餘流，世俗彌文，宜大改之以易民望。今科制自公、列侯以下，位從大將軍以上，皆得服綾錦、羅綺、紈素、金銀飾鏤之物，自是以下，雜綵之服通於賤人，雖上下等級，各示有差，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，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。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，商不通難得之貨，工不作雕刻之物，不可得也。是故宜大理其本，準度古法，文質之宜，取其中則，以爲禮度。車輿服章，皆從質樸，禁除末俗華麗之事，使幹朝之家，有位之室，不復有錦綺之飾，無兼采之服、纖巧之物，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，示有等級而已，勿使過一二之覺。若夫功德之賜，上恩所特加，皆表之有司，然後服用之。夫上之化下，猶風之靡草。樸素之教興於本朝，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。」

宣王報書曰：「審官擇人，除重官，改服制，皆大善。禮鄉閭本行，朝廷考事，大指如所示。而中間一相承習，卒不能改。秦時無刺史，但有郡守長吏。漢家雖有刺史，奉六條而已，故刺史稱傳車，其吏言從事，居無常治，吏不成臣，其後轉更爲官司耳。昔賈誼亦患服制，漢文雖身服弋綈，猶不能使上下如意。恐此三事，當待賢能然後了耳。」

玄又書曰：「漢文雖身衣弋綈，而不革正法度，內外有僭擬之服，寵臣受無限之賜，由是觀之，似指立在身之名，非篤齊治制之意也。今公侯命世作宰，追蹤上古，將隆至治，抑末正本，若制定於上，則化行於衆矣。夫當宜改之時，留殷勤之心，令發之日，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，猶垂謙謙，曰『待賢能』，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。竊未喻焉。」

頃之，爲征西將軍，假節都督雍、涼州諸軍事。〈《魏略》曰：玄既遷，司馬景王代爲護軍。護軍總統諸將，任主武官選舉，前後當此官者，不能止貨賂。故蔣濟爲護軍時，有謠言「欲求牙門，當得千匹；百人督，五百匹」。宣王與濟善，聞以問濟，濟無以解之，因戲曰：「洛中市買，一錢不足則不行。」遂相對歡笑。玄代濟，故不能止絕人事。及景王之代玄，整頓法令，人莫犯者。〉與曹爽共興駱穀之役，時人譏之。爽誅，徵玄爲大鴻臚，數年徙太常。玄以爽抑絀，內不得意。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，然私心在玄，遂結皇後父光祿大夫張緝，謀欲以玄輔政。豐既內握權柄，子尚公主，又與緝俱馮翊人，故緝信之。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，欲使將兵入，并力起。會翼求朝，不聽。嘉平六年二月，當拜貴人，豐等欲因御臨軒，諸門有陛兵，誅大將軍，以玄代之，以緝爲驃騎將軍。豐密語黃門監蘇鑠、永寧署令樂敦、宂從僕射劉賢等曰：「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，大將軍嚴毅，累以爲言，張當可以爲誡。」鑠等皆許以從命。〈《魏書》曰：玄素貴，以爽故廢黜，居常怏怏不得意。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後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，緝與豐同郡，傾巧人也，以東莞太守召，爲後家，亦不得意，故皆同

謀。初，豐自以身處機密，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，尚齊長公主，有內外之重，心不自安。密謂韜曰：「玄旣爲海內重人，加以當大任，年時方壯而永見廢，又親曹爽外弟，於大將軍有嫌。吾得玄書，深以爲憂。緝有才用，棄兵馬大郡，還坐家巷。各不得志，欲使汝以密計告之。」緝嘗病創臥，豐遣韜省病，韜屏人語緝曰：「韜尚公主，父子在機近，大將軍秉事，常恐不見明信，太常亦懷深憂。君侯雖有後父之尊，安危未可知，皆與韜家同慮者也，韜父欲與君侯謀之。」緝默然良久曰：「同舟之難，吾焉所逃？此大事，不捷即禍及宗族。」韜於是往報豐。密語黃門監蘇鑠等，蘇鑠等荅豐：「惟君侯計。」豐言曰：「今拜貴人，諸營兵皆屯門。陛下臨軒，因此便共迫脅，將羣寮人兵，就誅大將軍。卿等當共密白此意。」鑠等曰：「陛下儻不從人，柰何？」豐等曰：「事有權宜，臨時若不信聽，便當劫將去耳。郎得不從？」鑠等許諾。豐曰：「此族滅事，卿等密之。事成，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。」豐復密以告玄、緝。緝遣子邈與豐相結，同謀起事。《世語》曰：豐遣子韜以謀報玄，玄曰「宜詳之耳」，而不以告也。〉大將軍微聞其謀，請豐相見，豐不知而往，即殺之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大將軍聞豐謀，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：「豐若無備，情屈勢迫，必來，若不來，羨一人足以制之；若知謀泄，以衆挾輪，長戟自衞，徑入雲龍門，挾天子登陵雲臺，臺上有三千人仗，鳴鼓會衆，如此，羨所不及也」。大將軍乃遣羨以車迎之。豐見劫迫，隨羨而至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大將軍責豐，豐知禍及，遂正色曰：「卿父子懷姦，將傾社稷，惜吾力劣，不能相禽滅耳！」大將軍怒，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，殺之。《魏略》曰：豐字安國，故衞尉李義子也。黃初中，以父任召隨軍。始爲白衣時，年十七八，在鄴下名爲清白，識別人物，海內翕然，莫不注意。後隨軍在許昌，聲稱日隆。其父不願其然，遂令閉門，勑使斷客。初，明帝在東宮，豐在文學中。及即尊位，得吳降人，問「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」？降人云：「聞有李安國者是。」時豐爲黃門郎，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，左右以豐對。帝曰：「豐名乃被於吳越邪？」後轉騎都尉、給事中。帝崩後，爲永寧太僕，以名過其實，能用少也。正始中，遷侍中尚書僕射。豐在臺省，常多託疾，時臺制，疾滿百日當解祿，豐疾未滿數十日，輒暫起，已復臥，如是數歲。初，豐子韜以選尚公主，豐雖外辭之，內不甚憚也。豐弟翼及偉，仕數歲閒，並歷郡守。豐嘗於人中顯誡二弟，言當用榮位爲□。及司馬宣王久病，偉爲二千石，荒於酒，亂新平、扶風二郡，而豐不召，衆人以爲恃寵。曹爽專政，豐依違二公間，無有適莫，故於時有謗書曰：「曹爽之勢熱如湯，太傅父子冷如漿，李豐兄弟如游光。」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，而內圖事，有似於游光也。及宣王奏誅爽，住車闕下，與豐相聞，豐怖，遽氣索，足委地不能起。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，中書令缺，大將軍諮問朝臣：「誰可補者？」或指向豐。豐雖知此非顯選，而自以連婚國家，思附至尊，因伏不辭，遂奏用之。豐爲中書二歲，帝比每獨召與語，不知所說。景王知其議己，請豐，豐不以實告，乃殺之。其事祕。豐前後仕歷二朝，不以家計爲意，仰俸廩而

已。韜雖尚公主，豐常約勑不得有所侵取，時得賜錢帛，輒以外施親族；及得賜宮人，多與子弟，而豐皆以與諸外甥。及死後，有司籍其家，家無餘積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夜送豐尸付廷尉，廷尉鍾毓不受，曰：「非法官所治也。」以其狀告，且勑之，乃受。帝怒，將問豐死意，太後懼，呼帝入，乃止。遣使收翼。《世語》曰：翼後妻，散騎常侍荀粲姊，謂翼曰：「中書事發，可及書未至赴吳，何爲坐取死亡！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？」翼思未荅，妻曰：「君在大州，不知可與同死生者，去亦不免。」翼曰：「二兒小，吾不去。今但從坐，身死，二兒必免。」果如翼言。翼子斌，楊駿外甥也。晉惠帝初，爲河南尹，與駿俱死，見晉書。〉事下有司，收玄、緝、鑠、敦、賢等送廷尉。〈《世語》曰：玄至廷尉，不肯下辭。廷尉鍾毓自臨治玄。玄正色責毓曰：「吾當何辭？卿爲令史責人也，卿便爲吾作。」毓以其名士，節高不可屈，而獄當竟，夜爲作辭，令與事相附，流涕以示玄。玄視，頷之而已。毓弟會，年少於玄，玄不與交，是日於毓坐狎玄，玄不受。孫盛雜語曰：玄在囹圄，會因欲狎而友玄，玄正色曰：「鍾君何相偪如此也！」〉廷尉鍾毓奏：「豐等謀迫脅至尊，擅誅冢宰，大逆無道，請論如法。」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，咸以爲「豐等各受殊寵，典綜機密，緝承外戚椒房之尊，玄備世臣，並居列位，而苞藏禍心，構圖凶逆，交關閹豎，授以姦計，畏憚天威，不敢顯謀，乃欲要君脅上，肆其詐虐，謀誅良輔，擅相建立，將以傾覆京室，顛危社稷。毓所正皆如科律，報毓施行」。詔書：「齊長公主，先帝遺愛，匄其三子死命。」於是豐、玄、緝、敦、賢等皆夷三族，〈《魏書》曰：豐子韜，以尚主，賜死獄中。〉其餘親屬徙樂浪郡。玄格量弘濟，臨斬東市，顏色不變，舉動自若，時年四十六。〈《魏略》曰：玄自從西還，不交人事，不蓄華妍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初，夏侯霸將奔蜀，呼玄欲與之俱。玄曰：「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？」遂還京師。太傅薨，許允謂玄曰：「無復憂矣。」玄歎曰：「士宗，卿何不見事乎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，子元、子上不吾容也。」玄嘗著樂毅、張良及本無肉刑論，辭旨通遠，咸傳於世。玄之執也，衞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，大將軍曰：「卿忘會趙司空葬乎？」先是，司空趙儼薨，大將軍兄弟會葬，賓客以百數，玄時後至，衆賓客咸越席而迎，大將軍由是惡之。臣松之案：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，時玄已爲關中都督，至十年，爽誅滅後，方還洛耳。案少帝紀，司空趙儼以六年亡，玄則無由得會儼葬，若云玄入朝，紀、傳又無其事。斯近妄不實。〉正元中，紹功臣世，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，邑三百戶，以奉尚後。

許允

初，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、玄親善。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，以玄爲大將軍，允爲太尉，共錄尚書事。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，曰「有詔」，因便馳走。允即投書燒

之，不以開呈司馬景王。後豐等事覺，徙允爲鎮北將軍，假節督河北諸軍事。未發，以放散官物，收付廷尉，徙樂浪，道死。〈《魏略》曰：允字士宗，世冠族。父據，仕歷典農校尉、郡守。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，召入軍。明帝時爲尚書選曹郎，與陳國袁侃對，同坐職事，皆收送獄，詔旨嚴切，當有死者，正直者爲重。允謂侃曰：「卿，功臣之子，法應八議，不憂死也。」侃知其指，乃爲受重。允刑竟復吏，出爲郡守，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。允聞李豐等被收，欲往見大將軍，已出門，回遑不定，中道還取袴，豐等已收訖。大將軍聞允前遽，恠之曰：「我自收豐等，不知士大夫何爲忩忩乎？」是時朝臣遽者多耳，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。會鎮北將軍劉靜卒，朝廷以允代靜。已受節傳，出止外舍。大將軍與允書曰：「鎮北雖少事，而都典一方，念足下震華鼓，建朱節，歷本州，此所謂著繡晝行也。」允心甚悅，與臺中相聞，欲易其鼓吹旌旗。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，戒允「但當趣耳，用是爲邪」！允曰：「卿俗士不解，我以榮國耳，故求之。」帝以允當出，乃詔會羣臣，羣臣皆集，帝特引允以自近；允前爲侍中，顧當與帝別，涕泣歔欷。會訖，罷出，詔促允令去。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，故遂收送廷尉，考問竟，減死徙邊。允以嘉平六年秋徙，妻子不得自隨，行道未到，以其年冬死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允爲吏部郎，選郡守。明帝疑其所用非次，召入，將加罪。允妻阮氏跣出，謂曰：「明主可以理奪，難以情求。」允頷之而入。帝怒詰之，允對曰：「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，年限在後，某守雖後，日限在前。」帝前取事視之，乃釋遣出。望其衣敗，曰：「清吏也。」賜之。允之出爲鎮北也，喜謂其妻曰：「吾知免矣！」妻曰：「禍見於此，何免之有？」允善相印，將拜，以印不善，使更刻之，如此者三。允曰：「印雖始成而已被辱。」問送印者，果懷之而墜於厠。相印書曰：「相印法本出陳長文，長文以語韋仲將，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，以語許士宗。利以法術占吉凶，十可中八九。仲將問長文『從誰得法』？長文曰：『本出漢世，有相印、相笏經，又有鷹經、牛經、馬經。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，是故有一十三家相法傳於世。』」允妻阮氏賢明而醜，允始見愕然，交禮畢，無復入意。妻遣婢覘之，云「有客姓桓」，妻曰：「是必桓範，將勸使入也。」既而範果勸之。允入，須臾便起，妻捉裾留之。允顧謂婦曰：「婦有四德，卿有其幾？」婦曰：「新婦所乏唯容。士有百行，君有其幾？」許曰：「皆備。」婦曰：「士有百行，以德爲首，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謂皆備？」允有慙色，知其非凡，遂雅相親重。生二子，奇、猛，少有令問。允後爲景王所誅，門生走入告其婦，婦正在機，神色不變，曰：「早知爾耳。」門生欲藏其子，婦曰：「無預諸兒事。」後移居墓所，景王遣鍾會看之，若才藝德能及父，當收。兒以語母，母荅：「汝等雖佳，才具不多，率胷懷與會語，便自無憂，不須極哀，會止便止。又可多少問朝事。」兒從之。會反命，具以狀對，卒免其禍，皆母之教也。雖會之識鑒，而輸賢婦之智也。果慶及後嗣，追封子孫而已。《世語》曰：允二子：奇字子泰，猛字子

豹，並有治理才學。晉元康中，奇爲司隸校尉，猛幽州刺史。傅暢《晉諸公贊》曰：猛禮樂儒雅，當時最優。奇子遐，字思祖，以清尚稱，位至侍中。猛子式，字儀祖，有才幹，至濮陽內史、平原太守。〉

王經

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。甘露中爲尚書，坐高貴鄉公事誅。始經爲郡守，經母謂經曰：「汝田家子，今仕至二千石，物太過不祥，可以止矣。」經不能從，歷二州刺史，司隸校尉，終以致敗。〈《世語》曰：經字彥偉，初爲江夏太守。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，經不發書，棄官歸。母問歸狀，經以實對。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，對送吏杖經五十，爽聞，不復罪。經爲司隸校尉，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，王業之出，不申經，竟以及難。經刑於東市，雄哭之，感動一市。刑及經母，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。《漢晉春秋》曰：經被收，辭母。母顏色不變，笑而應曰：「人誰不死？往所以不止汝者，恐不得其所也。以此并命，何恨之有哉？」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：「故尚書王經，雖身陷法辟，然守志可嘉。門戶堙沒，意常愍之，其賜經孫郎中。」〉允友人同郡崔贊，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。〈荀綽《冀州記》曰：贊子洪，字良伯，清恪有匪躬之志，爲晉吏部尚書、大司農。〉

【評】

評曰：夏侯、曹氏，世爲婚姻，故惇、淵、仁、洪、休、尚、真等並以親舊肺腑，貴重於時，左右勳業，咸有効勞。爽德薄位尊，沈溺盈溢，此固大易所著，道家所忌也。玄以規格局度，世稱其名，然與曹爽中外繾綣；榮位如斯，曾未聞匡弼其非，援致良才。舉茲以論，焉能免之乎！